

摩利支与摩利支天经典

白化文 李际宁

摩利支与摩利支天

摩利支,梵语 Marici 的音译,本义为“光”。佛典汉译意译“阳焰,威光”。他是古代南亚次大陆民间信仰的众多神灵之一,出身甚早,《梨俱吠陀》中已见其形像。如,“创世主赞”中提到,生主(梵语 Prajāpati 的意译)有七位修行成道后住世的儿子,称为“七仙人”,头一位就是摩利支,注意:是儿子!男性。又如,录有颇多咒语的《阿达婆吠陀》中所记“七大仙”中的迦叶波为其所生。《薄伽梵歌》第十章中又称其主“风”,为七位“风神”之首,每位风神又衍化成七位风神,总共七七四十九位风神。总之,记录相当不一致,这也是神话传说中常见的必然的现象。但从反映他会咒语等情况来看,他在庶民中颇受尊崇。不过,他不能与主要的天上的大神如因陀罗(Indra)和生主等并列,地位不高,仅仅是住世小神灵中的一员罢了。

佛教兴起较晚,必然得考虑到如何对待原始的古代南亚次大陆的众多老神灵的问题。佛教极为聪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,即,认为“佛法广大,无所不包”,将这些神灵挑选纳入“护法诸天”范畴。梵语 deva,意为天神,简称“天”,音译“提婆”。诸天,梵语 Deva-loka 的意译,即诸位护法天神。他们都不是出家人,属于天上的居士级别,有的还携家带口。说句玩笑话,他们有点像是佛教的“党外政协委员”。

诸天的名额几经变化,但摩利支极早就加入其中,从未动摇过。此时已被称为“摩利支天”(梵语 Marici-deva 的音兼意译,注意:与摩利支已是两个不同的专名词,两种概念了)。现存最早的诸天传记,是南宋天台宗僧人释行霆所编《重编诸天传》二卷,系据释神焕所著《诸天列传》(已佚)整理改编。此书定格为二十诸天。摩利支天列位第十六,尚在日宫天子、月宫天子、龙王、阎王之前。那几位在古老神话中可都是大神。说明摩利支在佛教中地位迅速提高。我们臆测,八成是沾了大念咒语的光。注意:摩利支天是“天女形”,性别变了。她在诸天中被赋予的典型形像是:

明代北京法海寺壁画中所见:身着红色天衣。头顶宝塔,塔内有毗卢遮那

佛像(说明是密宗系统)。三个头,正面天女面貌,右侧红脸天女善像,左侧黑色猪头像,各有三只眼。八臂:左四手持胃索(五色套兽绳,法绳)、弓、无忧树花枝、线圈;右四手持金刚杵、针、钩、箭。她应是乘坐七头猪拉的车,但在壁画中限于篇幅无法表现,只可在她身旁画出一头站立着的野猪。这幅画中的摩利支天,是出现在佛教七众全体参加的法会上的天众之一。

与此类似的,如河北正定毗卢寺毗卢殿内壁画中的彩色“摩利支天菩萨”像,基本上与法海寺的像相似,只是中间两手合十,似有更加虔诚拜佛之意。其余六手持物。身边未出现猪。这间殿堂中所绘,乃是连同佛教七众在内的天上、水中、地下、阴间所有众生,乃是预设水陆法会普请画面。

北京首都博物馆存有一件镇馆之宝:铜什件铸造的立体摩利支天及其车马(猪)。那七头猪圆滚滚,恐系家猪,用铜链子和车拴在一起。可是,摩利支天单独坐在车外。询问该馆顾问(原国家博物馆研究员,首席讲解老班长)齐吉祥,答疑说:原件早丢了,这是找同时代的铜铸摩利支天后配的,大了一点,装不进去。按:密宗常常设坛,召请要请来的本尊。坛,是梵语 *maṇḍala* 的意译,又译作“坛场”等,音译则有“曼陀罗,曼拏罗”等。其作法,如召请摩利支天的作法,相关经典中均有记载。如我们下面所述的各个经典,均有详略不同的记录。宋代天息灾译本第七卷中所载较详,请有兴趣的读者自行覆按,我们这里不赘述了。我们要说的是,像这样的摩利支天像,八成是为在坛场中供奉供养准备的。

我们在参观敦煌莫高窟的时候,见到一个小型窟中单独塑有摩利支天,泥塑,七匹猪拉车,圆滚滚的,似为家猪。但已忘却何窟。查《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》,没有查到。哪位知道的,告诉咱们吧。我们以为,这里是一种预设坛场的主体部分,预备供养供奉时,加上香花灯烛等附属设备,便可开坛。

佛经中的摩利支天经典

摩利支天信仰在中国确立较晚,大体上随密宗在唐代的兴盛而大事传布。今所见摩利支天经典译本中,最早的似乎是各个经录中载于梁代的“附梁”、“失译”(即译者姓名失传)的《佛说摩利支天陀罗尼经》。此经的格式略为以后的同类经典所遵循:首段(包括“三分科经”中的“序分”)是释迦牟尼佛对大比丘众宣讲,摩利支天是无人能知无人能见(即隐形)的,信奉者也能得此种便利。第二段(大体上相当于“正宗分”)说摩利支天的专用陀罗尼咒,只说了一段咒语。第三段(大体上相当于“流通分”)讲受持读诵之法及其利益。

唐代对摩利支天的信仰兴盛。今所见经典,较早的是收于唐代阿地瞿多所译《陀罗尼集经》第十卷中的《摩利支天经》。阿地瞿多是音译,汉名“无极高”,南亚次大陆僧人,永徽年间来长安,居慧日寺,译出《陀罗尼集经》,现存有十二卷与十三卷两种分卷本。阿地瞿多事迹见于《宋高僧传》卷二。此经本载于第十卷之前半。格式虽基本上同于梁译本,但内容大大增加。序分部分中

叙说,不仅诸位大比丘,诸天,包括摩利支天,也参加听讲,形成七众全部参加的大法会。“正宗分”中,陀罗尼咒语增加甚多,又增加了颇多行法安置等等作法。最后,摩利支天白佛,言说:有简单的办法,就是以紫檀木刻“广三指长三寸”的小像(似为带后背的高浮雕),刻出天女形的摩利支天及其左右两侍女,外面罩上盖,隐藏在身上(此后相同的几部经典,如不空等译本,加以扩展,说,用金、银、铜、白檀木也行。光作小型立像,省去侍女也成。简单地在出行时裹在袈裟中便可),作法时作种种安排,便能取得应验。摩利支天说毕此法,世尊印可。注意:此经中咒语汉字译文与梁代译本不同,但若按当时悉昙字体的梵语读音,可能差不多。

稍后,唐代的不空是摩利支天经典的首要译者和推广者。他连续译出约四种内容略有区别的摩利支天经典,均为一卷,它们是:

末利支提婆华鬘经

佛说摩利支大菩萨陀罗尼经

佛说摩利支天经

摩利支菩萨略念诵法

这些经,有繁有简,但在陀罗尼经咒上所载译音用的汉字有不同。有的经咒,彼有此无或彼无此有。

此外,尚有一种《摩利支天一印法》,很短,只记载两种悉昙体梵字的“印”：“一者身印,二者隐形印也。”

北宋时,天息灾又译出七卷本,仪轨与咒法等占颇多篇幅。可说是最完备的本子。但不甚通行。

郑和出资的刻本

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·子部》第1594页载有:

《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》一卷 唐释不空、元释法天译 明永乐元年郑和刻本 一册 四行十三字

译者不空、法天并列。检阅该书,连封面,共十六整叶,半叶四行,整叶八行。我们认为:

一、图书馆原著录不全不确。原卷卷首为刻印极精的两折页联刻的摩利支天三面像,继而为两折页的“高宗御赞”,其中标题一行,正文七行,行十三字。原著录者大约只翻到这个折页,没有往下再翻。其实,下面的经文正文是每叶四行,每折页八行,行各十字。经文的最后一个折页,半叶四行,第四行是尾题《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》,再半叶则为立在云中的韦驮天像。最后一叶,则为释道衍(即姚广孝)的跋语(图见下页),半叶七行,共十二行,行十六字。

二、我们发现,此卷中,特别是咒语音译,与任何上述阿地瞿多、不空、天息灾的译本均大不相同。下面是一些读后的猜想:

甲、可能是法天利用不空译本,主要改换其咒语译文,故二人并列为译者。

佛說摩利支天經藏內凡三譯惟宋朝天
 息定所譯者七卷其中呪法儀軌甚多仁
 宗親製聖教序以冠其首然而流通不廣
 以廣流通者惟此本乃唐不空所譯其言
 簡而驗亦多應菩薩之願力豈可得而思
 議耶於戲李珣問神人稱名而免難隆祐
 奉聖像致禮而獲福况能依佛所說誦此
 經者哉今菩薩戒弟子鄭和法名福善施
 財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勝報非言可能
 盡矣福善一日懷香過余請題故告以此
 永樂元年歲在癸未秋八月二十又三日
 僧錄司左善世沙門道衍



乙、法天可能是顺应了语音的发展,特别是受到了元代藏传佛教经卷中咒语读音输入中原的影响,因而其咒语读写均与前人不同。

这个经卷很值得重视。理由是:

一、与以往的各个摩利支天经均有差异,特别是在咒语方面。它与众不同,极为独特。

二、此书未入藏。查阅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》,发现只有国家图书馆存有此书,似为孤本。不知天壤间尚有其他留存否?

三、这是郑和为下西洋而捐资刻印的,有极大的纪念意义。

四、刻印极精,特别是卷首、卷尾的两幅像,乃是精品中的精品。

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将其影印出版,以广流通。我们举双手赞成。我们建议:对此书必须加倍重视,将其作为善本中之善本对待。

作者工作单位:白化文,北京大学

李际宁,国家图书馆